人间有味

聊 聊 赵 本 夫

◎肖俊志

聊点什么呢？

本夫兄四十多年的烹文煮字，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数百万字影响深远的佳作，其本人在中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。该如何评价本夫兄的作品呢？这无需笔者赘言，权威的文评家们自有公论，有大气厚重，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关怀说，有风格鲜明，带有浓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深刻的哲学思考说，有人文情怀深厚，作品充满悲悯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说。在我看来，本夫兄的作品，一是真好看，二是有思想。千年之后，中国文学史上仍有赵本夫的大名，其作品已是中华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当然，那时候天下可能真的无贼了，更没有人赶着小板车去卖驴了。

想入非非了。本夫兄是个有故事的人，这些故事很独特。这篇小文想聊聊本夫兄的逸闻趣事，应该很好看，但可能没什么思想。

政治家们讲究同，文艺家们讲究异。1986年，本夫兄当选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。1992年，本夫兄和嫂子拖儿带女，举家要迁往省城南京。“轰”的一声，车子发动了，这时候本夫兄突然大叫一声“停”。孩子们都愣住了，问爸咋啦？他说有件重要的东西忘带了。孩子们问啥东西？本夫兄没说话，下了车大步钻进厨房，拎出一只圆圆的铁家伙。孩子们笑了，那是一只烙烙馍的铁鏊子。

别的东西可以不带，但铁鏊子不能不带。南京名小吃众多，但缺烙馍。本夫兄是弄小说的高手，嫂夫人是烙烙馍的能手。烙馍卷馓子或者卷干煸小鱼，那是徐州的美味，本夫兄好这一口。

“好这一口”能使人舒服，也能使人痛苦。丰县有一种点心叫蜜三刀，特点一是甜，二是很甜，咬一口，甜如蜜。只是这东西金贵，本夫兄小时候吃不起，偶尔吃一次，蜜汁流出，迅即舔舔手指头。那年不知哪一年，大约是冬季，本夫兄馋家乡的蜜三刀了，就打电话给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军说，老弟呀，你哥想吃蜜三刀啦。赵军这个人实诚，选一家知名食品店，买了八斤色泽金黄、形象精美、能甜掉牙的蜜三刀，火速寄往南京。

好几年没见本夫兄，听说他患眼疾，甚是惦挂。去年初春，我给本夫兄打电话问安，并邀他得暇回徐州喝喝酒，叙叙话。本夫兄说，现在不抽烟了，也不喝酒了。声调显得有气无力，我说你现在身体还好吗？本夫兄说，我现在全身乏力，视物模糊，餐前血糖指数22.4，糖尿病啦。我说你怎么得这种病了？本夫兄并无怨言，说赵军帮我买了八斤蜜三刀，我吃了五斤半，没吃完就上医院了。

赵军是好心，办的是坏事。

本夫兄有时特立独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怎么瞻前顾后。那年，他率江苏作协代表团赴瑞典考察，回程数小时后匆匆忙忙下了飞机，大步流星走出候机大厅，东张西望找了个僻静的墙角，紧接着去摸裤子。随行者有人小声告诉他，洗手间在里面。本夫兄从裤兜里摸出一盒香烟，说憋死了，吸袋烟，紧接着便蹲在地上吞云吐雾。连吸了两支后，那人说都上车了，走吧。本夫兄这时直了直身子又抽出一支，说吸完这支就走。

再聊一段关于吃的趣事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冷得出门就想缩脖子。大概是这年腊月，我们邀请本夫兄来徐州搞个文学讲座。来到时天色有些灰暗，次日清晨，大地一片白茫茫，下雪了。我们领着本夫兄来到餐厅，凭良心说，这个酒店的早餐很不错。落座后聊起徐州的早点，市作协秘书长昝金龙说，沛县张寨的热烧饼卷热狗肉加辣汤是一绝。本夫兄一听这话，眼睛亮了，问远不？昝金龙说不远，四十多公里。本夫兄说，别拿筷子了，现在就去。

那就去吧。

雪花还在飘，北风还在吹，我们驱车顶风冒雪来到张寨。那是一家路边店，很不起眼，起眼的是香气袭人的热狗肉，慕名而来的人真多。一进屋，我们向店主介绍说，这位是当代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，也爱好文学的店主立马将熟悉的食客安排到一边，让出空请本夫兄入座。岂料这位大作家一手攥着烧饼卷狗肉，一手端着热气腾腾的辣汤，不声不响，不慌不忙，径直走到店外的雪地里，蹲下身子，蹲得稳了，才开始品尝家乡的味道。两碗辣汤和半斤狗肉下肚，本夫兄抹一抹脖子里的雪花，擦一擦额角上的热汗说，过瘾！打道回府吧。

本夫兄为人低调，不慕虚华，有着可贵的文人风骨。电影《天下无贼》上映之后取得巨大成功，主演之一的刘若英也因高超的演技而风光无限。那年，刘若英到了南京，前呼后拥，都想一睹大明星的风采。晚上宴请，刘若英说赵本夫先生能参加吗？我想见见他。主办者说那好办，我们马上联系。电话打了，这一头主办方有些激动，说刘若英来南京了，赵先生您想见见她吗？那一头，本夫兄婉拒了，让主办者有些失望。刘若英说，别打搅了，赵先生很忙。本夫兄当时的确很忙，忙的是夫人病了，在挂水，本夫兄得陪着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只是有点感冒。

本夫兄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传媒扛摄像机跟在屁股后面问这又问那。他不喜欢张扬，所以也就不喜欢人家采访，说那样不自在。

聊点亲情吧。

本夫兄有位好妻子，很贤惠。1985年，本夫兄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文学讲习所（后改为鲁迅文学院）学习，嫂夫人带孩子进京探望。火车经过符离集，停靠两分钟，嫂夫人匆忙下车，买了一只烧鸡。那个年代，符离集烧鸡是何物？是珍贵的色香味形俱佳的中华名吃。俩孩子见了直流口水，当娘的说，你们俩忍忍吧，这是买给你爸的。话虽这么说，还是给大孩子拧了个鸡头，给二孩子拽了个鸡爪。到了文学讲习所宿舍，孩子们一进门就喊，爸，娘给你买了只烧鸡！本夫兄心里一热，撕下两个鸡腿，一个孩子一个。孩子们不要，说都吃过了，这是娘给你买的……

嫂夫人是位妇产科大夫，曾把数千个孩子接生到人间。若是有人夸嫂夫人，本夫兄比嫂夫人还高兴。那年王蒙来南京讲学，本夫夫妇宴请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。席间，人们谈及《天下无贼》，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。王蒙望着本夫兄的妻子说，弟妹比本夫你伟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夫人这辈子迎接了成千上万个新生命。这个故事我听本夫兄讲过多次，每次脸上都表现出得意之色。

本夫兄讲得最多的，是他老母亲的故事，话语中洋溢着爱和孝。那年正月里，本夫兄把他老母亲从丰县专程接到南京。作甚？看夫子庙灯会。老老少少一家子看完灯会，本夫兄说，娘，好看吧？老太太是这么回答的，说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太浪费电了。雅典奥运会那年，全家人陪着老太太看电视，看的是中国女排与俄罗斯女排的决赛直播，最终中国女排赢得冠军，老太太兴奋得直拍手。第二天晚上，老太太还想看奥运会，看的仍然是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的对决。看到比赛结束，老太太高兴地站起来，拍手大叫着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又赢啦，俺中国女排又得冠军啦！

其实，第二天看的是电视重播，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看，并以为中国女排又赢了一场。讲完老母亲的故事，本夫兄总是要补上一句：老太太真可爱吧！

2013年腊月初三，88岁的老太太驾鹤西去，我和几位市作协副主席去吊唁。村东头的一间小屋里，披麻戴孝的本夫兄蹲在稻草地上，说“有娘就有家，娘在家就在。现在娘走了，家也没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
不聊了，谨以此文喜迎本夫兄八秩华诞。



乡愁记

石上彭城

◎郁飞飞

我老家在乡下，常年在徐州上班过日子，久而久之，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，早就融进了我的生活里。盛夏天闷热得厉害，趁着孩子放暑假，我带着儿子，拿上相机，打算走一走云龙山少有人来的西坡野路。

从云龙山北门往上走，正路上特别热闹，各地旅行团扎堆，导游拿着喇叭不停讲解。路边松柏长得茂密，挡住不少太阳，蝉一直在树上叫，空气里混着泥土和老柏树的味道，走在这里，比山下凉快舒服多了。

往前走地势平缓不少，东坡石床就在这片山林中间。这是一块天然大石头，常年风吹雨淋，表面坑坑洼洼。石头旁边立着苏东坡醉卧的雕像，看着随性洒脱。我伸手摸了摸冰凉粗糙的石面，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往事。北宋元丰元年，苏东坡在徐州做官，一场诗宴过后兴致很高，约上朋友来爬云龙山，走到黄茅冈时，酒意上来，直接躺在这块石头上休息，随口吟出了《登云龙山》。

这首诗后来被刻在旁边醉石亭的石壁上，落款还记下了当年一同登山的友人。从这之后，来这里题字留文的人越来越多，崖壁上陆陆续续留下三十多处石刻。宋朝文人的和诗、明清游人的感慨、近代人的寄语满满排布在石壁上。有的字迹被风雨磨得看不清，有的依旧字迹清晰，无一不是大家喜爱这片山水、敬佩苏东坡的心意。风吹过亭子上的铃铛，叮叮作响，仿佛还在回荡当年的诗句。

不远处有五十三级石阶，几百年下来，无数人来回踩踏，石阶的边角都被磨圆了。走完石阶，我离开修好的观光路，正式走进西坡野线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一块块光斑，路边野草长得旺盛，一走动就惊飞蚂蚱，脚下踩碎松针，沙沙作响。

这条山坡的崖壁上，到处都是普通人留下的石刻，没有名家碑文那般讲究。“老仙洞”“蛙鸣石”简简单单几个字，还有不少“佛”“揽翠”这类祈福字样，字体各式各样。一块大大的“寿”字石刻让我停下脚步，上面的金漆掉了大半，石缝里长出一棵小树苗，嫩枝搭在落款旁边，特别有生机。旁边一块石壁刻写了古诗，想来就是以前本地刻石的匠人，帮登山人留下一点心情。有的文字被记入史书广为流传，有的只留在山野石壁，伴着花草一年年长新，同样被路过的人看见、记住。

再往前走，一线天入口横着一块迴心石，巨石卡在两山中间，只留窄窄一道缝隙。很多人爬到这里体力跟不上，只好原路返回，石头的名字起得十分贴切。我侧着身子挤过去，石壁透着凉意，头顶只能看见一小片天空，山间凉风扑面而来。走出夹缝，头顶缆车缓缓划过，山下云龙湖清清楚楚铺在眼前，山间滑道里，满是孩子们的欢笑声。

石崖下方就是汉画像石北馆，白墙灰瓦，安安静静藏在树林里。小时候父亲带我来过这里，跟我说，当年修建云龙湖时，这片山体差点被采石挖空，后来及时停工，才保住了山体和这些汉代古石。今天亲自走完整条野线，我才算真正明白父亲那句话的分量，当年的手下留情，给千年文物留下了安稳的落脚地。

顺着小路往回走，路过老仙洞，洞口还留着一点香灰，洞里阴凉幽暗。儿子好奇地凑过去张望，还开玩笑说听见里面有动静。一旁石头上刻着褪色的“仙人椅”，藤蔓缠满石缝，椅面被人坐得十分光滑。儿子爬上去玩耍，惊飞了崖边的麻雀，松针落了一地，孩子的笑声在山谷里散开。

下山之后，我们走进北馆的石刻长廊。这些汉代石画没有玻璃罩隔开，直接嵌在墙壁上，常年被山风吹拂，石头表面温润柔和。石头上刻着车马出行、神兽祥云，线条简单，却透着汉代独有的活力与烟火气。儿子虽看不懂其中典故，却安安静静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长廊里的石凳用了三十多年，坐的人多了，凳面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。管理员闲聊说起石凳的年头，我伸手摸了摸光滑的石面，心里满是岁月留下的烟火感。

夕阳把云龙湖和整座云龙山染上一层暖光。回头望向西坡的断崖和连绵山脊，山林安安静静，草木随风轻轻晃动。风吹过野路、石刻长廊，一直飘到黄楼、文庙。我在徐州生活多年，这座城市，藏在山石缝隙里，长在草木新芽中，一代又一代人前来品读、驻足，这里的故事与文脉，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。

快哉遗韵遇清风

◎梅权

谈及苏轼留给徐州的诗词作品，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。可这千古名句并非作于彭城，而是写于黄州。苏轼在徐州挥毫而就的，是《快哉此风赋》。

夏日久居空调房内，胸中憋闷不适。心头烦郁，如藤蔓悄然缠来。一时兴起，何不前往快哉亭公园，亲身体味一番“快哉此风”的清凉？或许，还可以完成一篇习作。

快哉亭公园隐于市中心闹市之中，于喧嚷红尘里，圈出一方静谧天地。园中，老木油润苍翠，古墙斑驳沧桑，林间种种声响纷而不乱，似水一般柔和，悄悄抚平我心底的褶皱。我信步来到公园东南角，寻访快哉亭，亦追寻千年前驻守彭城的苏子。

快哉亭雄踞古彭城东南隅的高台之上，旧址原为唐代徐州刺史薛能所建的阳春亭。熙宁十年，苏轼初至徐州履新。京东提刑李邦直重修阳春亭，邀约他登临题名。苏轼遂偕友人于此雅集，亭立城角，迎四面来风。众人凭栏远眺：泗水浩渺迢迢，平野一望无垠，整座彭城风物尽收眼底。泠风穿亭而过，掠过古城城头，驱散盛夏暑气。

文朋诗友分韵赋诗，苏轼临风抒怀，取宋玉《风赋》中“快哉此风”之意，一气呵成《快哉此风赋》。阳春亭自此易名快哉亭，因为地处古城墙东南角，民间也俗称拐角楼。赋中写道：“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。虽庶民之不共，眷佳客以攸同。穆如其来，既偃小人之德；飒然而至，岂独大王之雄？”

宋玉在《风赋》之中，将清风分作雄风、雌风，以此区别王侯与庶民的尊卑贵贱。而苏轼一语打破这份界限：长风本为天地所共有，不分贵胄，亦不问布衣。所谓贤者之乐，便在于共享这浩荡清风。真正的快意，从来无关地位高下，而来自坦荡开阔的胸襟。

寒来暑往，徐州快哉亭历经人世劫波。听家中长辈说起，明代时，亭宇倾颓破败，官府主持重修。彼时亭内供奉奎星神像，世人又称其为奎楼，跻身古徐州五楼之列——彭祖楼、霸王楼、黄楼、燕子楼、奎楼。奎楼，便是当年的快哉亭。每逢庙会，这里香火不绝。

此后，清同治十一年重建，光绪十五年再度扩建。岁月辗转，今逢盛世，1989年，快哉亭依古制于原址复建。

我拾阶而上，登上台顶，迎面便是一座拱门，门楣之上集苏轼手书“快哉”二字。步入清幽的院落，快哉亭重檐翘角，青瓦覆顶。楼阁二层匾额为乡贤李可染先生题写，一今一古，遥相呼应。

逶迤的回廊环抱着主亭，东侧配房之内，陈列着《快哉此风赋》的拓刻。院中湖石花木错落，格调古朴雅致。我倚立回廊栏畔，任凭清风拂面；向外俯瞰，荷塘碧波荡漾，老城烟火尽收眼底。那股属于“快哉此风”的疏放，于此重落人间。

我正凝神观景，回廊另一端，一位身着古装的女子缓步走来。一袭素净浅蓝汉服，红绸绾起如云鬓发，款款行至雕花漏窗之侧，敛步凭栏远望。

我不揣冒昧上前攀谈，女子略带矜持，答曰自己是常州人。江南故土，赋予她一身温婉气韵。

我心中不无好奇，开口又问：“外地游客来徐州，大多偏爱隔壁热闹的回龙窝景区，为何独独钟情这一处清静的快哉亭？”女子缓缓而言：“苏轼一生数次途经常州，早早便立下‘买田阳羡（今宜兴）吾将老’的心愿。他的词作里，也屡屡流露出归隐江南的向往。晚年从海南贬地北归，本可前往汴京，却选择泊舟常州。同年七月，病逝于常州孙氏馆，终年六十五岁。”

稍作停顿，她接续说道：“我们常州留存不少纪念苏轼的遗迹。在运河之畔的东坡公园，舣舟亭临江而立，记下他系舟登岸的往事。本以为这已是足够动人的相逢，一个偶然的视频，又让我得知，苏轼曾先后为密州、徐州、黄州三地的亭阁命名‘快哉’，不免心生遗憾——他终老之地常州，却不在其列。此番出游，便是盼望能于徐州的亭台之间，邂逅千年前东坡留下的快哉遗风。”

听闻此言，我心中顿生相逢之喜，果然世间之妙，多出于巧。欣然应答：“苏轼守徐州之际，正是仕途顺遂之时，因而他有所感悟：真正的快意无关地位高下，来自坦荡开阔的胸襟。”

东坡在徐州的这份坦荡快意，没过多久便迎来巨大波折。元丰二年三月，苏轼调离徐州，赴湖州就任知州。哪知到任未久，乌台诗案爆发，他身陷囹圄；风波平息后，被贬黄州。黄州主簿张怀民建亭，请东坡题名，他再度取“快哉”二字，写下那首千古名篇《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》。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，正是出于此篇。

当时历经磨难的东坡，心境早已不同于莅彭城之时，不复昔日作《快哉此风赋》时的洒脱。苏子于黄州所得的快意，是纵使身处逆境，仍坚守胸中浩然正气的那份旷达。任凭境遇起落，心底自有长风。

女子宽大的衣袖，被泠风轻轻拂动。我们默然相对，静静享受暑热之中这份难得的清凉，体味着快哉遗风。

一阵长风穿越古今，承载着苏轼旷达自守、疏朗坦荡的襟怀；三座快哉亭遥遥相望，蕴藏着东坡质朴温热的人间情怀。徐州快哉亭虽屡经兴废，亭中故人亦早已远去，唯有彭城长风，依旧岁岁奔赴这一方亭台。



七里书香

插图依托AI技术绘制

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媒体集群：徐州日报 彭城晚报 都市晨报 汉风号客户端 中国徐州网 徐州发布 户外传播平台 官方微博矩阵 微信公众平台 六磅视频 豹子视频 社址：云龙区富春路8号 邮编：221018 徐工商广字第030003号
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5600213 总值班室：85690460 广告热线：85690469 发行热线：85690141 全年定价：568元 零售每份：1.80元 集团法律顾问：江苏典锐律师事务所 85857339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印务中心承印（徐州市鼓楼区金桥路19号）：87799237